

# 澧水，澧水

□ 未名湖

引言：澧水，湘西北主动脉。发源于武陵山脉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蜿蜒奔泻八百余里汇入洞庭湖。其流域以原始森林、石英砂岩峰林及澧阳平原为地理三部曲。它完整记录了扬子地台活动与流水切割的地质史诗。水文特征呈典型山溪性河流节律，上游涵养华中关键物种基因库，中游塑造张家界地貌奇观，下游冲积出长江中游最早稻作文明城头山遗址。其水流不仅是洞庭湖重要水源，更承载了从远古陶纹到红色星火连续文化层，堪称一部流动的湘鄂西部生态史诗。

## 一

第一滴：地质纪年的心跳。它醒来的时刻，宇宙的钟摆正悬停在某个永恒的刹那。

八大公山南麓，志留纪页岩的最深处，某种等待已达三亿八千万年。那不是裂隙——是大地初潮的微澜，是古海退去时在岩层间留下的透明遗嘱。直到燕山运动在七千万年前轻轻拍肩，武陵山脉皱起第一道褶皱，那滴被封存的光阴才获得向下的勇气。

地质时间用岩层书写史诗。若换算为人类的记忆：当北京猿人手中的燧石迸出第一颗火星，当城头山的稻穗在季风中垂首，当良渚的玉琮还在祭坛上温润时，这滴水，已完成了它千万分之一的朝圣。

十六年前，我曾朝圣在湘西北屋脊斗篷山顶。目光伫伏在那棵唐贞观年间萌发初芽的亮叶水青冈树下。树皮皴裂处，雷电的签名尚未风化。年轮在横截面上荡漾开去，每一圈都是与气候签订的契约。丰年宽以纳福，旱年密以藏锋。

忽然明白，树是站立的河流，河是躺卧的森林。年轮，本就是生命与时间相互雕刻的证据。

## 二

陶纹：文明的初乳。

上游：桑植朱家台遗址。

考古刷如时光的睫毛，轻轻拂开黄土的眼睑。一件陶釜缓缓苏醒，腹部蚕蛹纹如远古的呼吸般起伏。线条如此稚拙，六千年前那双捏塑的手，指缝间还滴着澧水晨雾凝成的露。

蚕。桑。丝。

文明的顿悟往往始于最卑微的纠缠。原始的束缚(茧)里，竟藏着超越野性的可能(帛)。那只在桑叶上啃食的毛虫，与在泥沼中插下第一株野稻秧的先民，完成了同一种奇迹：将生存的必须，升华为精神的仪式。

澧水上游的台地因此具有双重禀赋：它是胃囊(稻)，也是衣裳(丝)。滋养肉身的，与温暖魂魄的两粒文明的种子，在同一片冲积土壤上并肩发芽。完美的隐喻，那一切文明，不都始于对一口饭、一缕衣的郑重期待么？

我常想，那位无名匠人可曾预知：六千年后，会有一个在无数渡口间跋涉的后人，在博物馆的冷光中与他对视？他的体温已散入尘泥，他凝视过的澧水却依旧汤汤。年轮的意义在此显现：它碾过个体，只为成全河道的集体记忆。

## 三

水的形而上：三段论的生态诗。

上、中、下。澧水的三段，是天地人三才在湘西北的投影。

上游：生态的诺亚方舟。

八大公山，两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是一座垂直的基因库。珙桐花开时，苞片如白鸽振翅；亮叶水青冈的群落，是第四纪冰川撤退时遗落的绿色勋章。我曾见一株遭雷击的青冈，焦黑躯干上萌出的新枝，比受伤前更加虬劲。苦难从来都不是终点，而是深藏心中的那圈最致密、最坚硬的年轮。

森林的肺叶塑造水的品格。腐殖质滤过的清流，带着松针与菌丝交换的密码。每一滴都饱含负氧离子，像未经世事的少年，清澈见底，却也锋利如刀。

中游：风景的悖论。

张家界界的峰林，是水与岩石持续三百万年的辩论现场。每一根石英砂岩柱，都是液态时间固态化的纪念碑——水在此粉身碎骨，却成就了惊世骇俗的形貌。

金鞭溪的鹅卵石圆润如哲学句号。那是湍流书写亿万次的箴言：刚强者易折，柔软者长存。峰林的阳刚与溪流的阴柔，在此达成诡异的和谐。澧水中游最富戏剧性：它证明毁灭与创造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
下游：大地的子宫。

冲出武陵山口的刹那，河床蓦然宽恕了坡度。泥沙沉淀成膏腴，澧阳平原坦荡如一部摊开的史书。这里的水不再奔袭，它徘徊、浸润、给予。像极了一位母亲，在哺育后静静地注视。

稻浪是水的另一种形态。千万株禾苗通过根须啜饮，再将阳光酿成月光般的米粒。我见过秋收时农人割稻的咕嘟，与船夫摇橹的弧度惊人相似。它们都是向哺育者行一种古老的、弯曲的敬礼。

## 四

文脉：河床上的星光。

屈子行吟而至。“沉有芷兮澧有兰”。他说不是香草，是士人的魂。芷与兰生于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真正的价值，从不依赖喧嚣的认证。澧水记住了这个教诲，从此它的波涛里总回荡着某种清冽的孤高。

刘禹锡的陋室在沅澧之交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这“仙”不是妖怪，是精神的海拔。当物质简朴到极致，灵魂的轮廓反而清晰。陋室铭是一枚投入澧水的石子，涟漪荡漾了千年，还在敲打我们被物欲淤塞的耳膜。

周敦颐的爱莲说，写的是湖湘子弟的骨相。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淤泥是什么？是现实的混沌、权力的泥潭、人性的暗面。而“不染”，是一种主动的剥离，一种清醒的选择。莲的根系扎在澧水的软泥里，花萼却朝向星空开放，这是最东方的成长哲学。

土司的鼓角沉入历史的深潭。苗疆的蛊不是毒药，是弱势群体最后的心理学武器。赶尸的传说里，藏着对故乡偏执的眷恋：身体可以客死他乡，灵魂必须归家。这些诡谲的文化切片，是澧水年轮里色彩最浓烈、也最不易解读的几圈。

然后，歌声从山坳里涌出来了。

桑植民歌像野葡萄，酸甜爆裂。“马桑树儿搭灯台”，一句起兴，打开的是整个民族的胸腔。那不是唱，是喊魂——将苦难、情爱、生死的重量，统统抛向苍穹，等待群山的回声。红色基因在此不是口号，是“门口挂盏灯，照在大路上”的具象暖意。

白族的三道茶，则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智慧：一苦二甜三回味。澧水流域的包容性在此显现。它允许不同的生存策略在此交融，如同支流汇入干流，不改其色，却增其厚。

## 五

渡河者：星辰的轨迹。

溟溟的星空，密集得让天文台的望远镜羞愧。

贺龙两把菜刀劈开的，不是军阀的头颅，而是一个阶级铁屋的窗。廖汉生们跟随那面旗帜，并非盲从，而是在漫漫长夜里辨认出了光的质地。袁任远、杜心五、陈能宽……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枚火种，在历史的寒夜里兀自燃烧。

他们从澧水的渡口出发。上船时，是儿子、丈夫、父亲，下船时成了战士、将军、国士。渡河，于他们是物理的位移，更是命运的裂变。它更像一粒粒子离开果肉，落入陌生的土壤发芽、扎根、生长。

我曾在洪家关贺龙元帅故居那栋穿斗式老屋前久立。木质结构低矮、朴素，梁柱间有炊烟熏染的暗痕。想象那个青年推门而出的清晨，他是否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屋檐？革命者的决绝里，往往藏着对寻常烟火最深的眷恋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此去正是为了无数个这样的清晨，能在故土安然升起炊烟。

这是澧水最悲壮的奉献：它将最好的儿女送入历史的熔炉，又在暮年时，以沉默的怀抱迎接他们疲惫的魂灵。那些彪炳史册的功业，最初不过是一个少年，在河边打磨刀刃时，眼里映出的倔强波光。

## 六

渡口的嬗变：从木桨到电波。

古渡。码头。

这两个词在唇齿间碰撞，会有木桨击水的回响。

五道水、凉水口、河口、陈家河、廖家村、上洞街、两河口、南岔、苦竹寨、温塘、淋溪河、竹叶坪、江垭、溪口、岩泊渡、津市……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枚楔入历史的钉子。千帆竞渡不是诗。它是生计里，那些桐油、药材、盐巴、布匹在船舱里交换的气味。它是山外与山内交换的时代讯息。船夫的号子不是音乐。它是山民与激流谈判的律令。

彼时过河是仪式。要等待，要观天色，要默祷水神。等待本身让抵达有了重量，让彼岸成为值得期许的应许之地。如今的渡口大多荒芜，桥梁如虹跨岸，天堑成了通途。效率碾压了诗意，这是我们窃取时代甜蜜的代价。

接着，现代通讯和钢铁水泥建筑的韵律改变了山河的语法。

常德城从《桃花源记》的墨香里走出来，成了宜居宜业的现代桃源。柳叶湖的波光里，倒映着摩天轮的轮廓。这不是背叛，是古老基因在新时代的表达：对和谐生活的追求，从未改变过航向。

## 七

水哲学：年轮的四种启示

我在澧水边行走半生，渐渐读懂它的语法。那是一种以流动为母语的存在哲学。

渡的智慧。

人生无非是从此岸到彼岸。童年渡向成年，乡土渡向城市，理想渡向现实。有的渡口有桥，有的码头只能泅泳。澧水说：莫望脚下漩涡，要望对岸灯火。恐惧会让你下沉，目标才能给你浮力。

承的仪式。

水从不占有它滋养的土地。它流过，润泽，然后离开。它像一位真正的老师。传承不是紧握，而是像澧水孕育稻种：给予生命所需的全部，却不操控生命的形态。父母之于子女，文化之于后世，莫不如此。

变的恒常。

河道在改，码头在废，城市在兴。不变的只有流淌本身。我们焦虑于时代巨变，澧水却淡然处之。千万年来，它何曾停止改变？接纳变化，才能在变化中守住核心。就像那些古树，树干年年增粗，年轮的中心点，从未移动分毫。

容的恢弘。

清泉与泥沙共流，峰林与平原并置，古老歌谣与高铁轰鸣同频。澧水流域的奇迹，源于它不设边界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排斥，是转化。它将一切异质元素，酿成自己更醇更厚的部分。包容不是妥协，是更从容的自信。

## 八

我即流域：生命的等值线。

去夏，重归林海，再访八大公山。

斗篷山顶，我再度朝圣在那棵千年观音古树下。摊开手掌，掌纹蜿蜒如澧水支流，每道褶皱里都藏着一枚洪峰或枯水。忽然了悟：我行走的这半生，何尝不是在身体里开凿一条小小的澧水？

那些复读时蹭过的刺骨寒流，是上游的砥砺，它在命运的狭窄处暗暗积蓄力量。那些案牍劳形中坚守的底线，是中游的峰林，它于庸常中竖起精神的孤傲。那些对女儿的放手、对传承的捐赠，是下游的舒展。它在命运的律动中教会给予，放弃了占有。

我们每个人，都是行走的年轮。记忆是木质部，储存着岁月的糖分；经历是韧皮部，运输着当下的营养。快乐与伤痛，共同构成一圈圈或疏或密的纹理——疏处是丰年，密处是旱季。

不必追求完美无瑕的年轮。那棵最令人敬畏的千年古树，恰恰因为雷击、虫蛀、风折的疤痕，才拥有了神性。伤痕不是缺陷，是生命与时间激烈谈判的印章。

澧水汤汤，从三亿八千万年前奔流而来，向不可知的未来流去。它不关心人类定义的成败荣辱。它只是奔流不息。奔流本身就是它的意义，它的全部哲学。

而我们这些饮澧水长大的人，终其一生，不过是在学习如何像水一样：既有穿石的执着，也有绕山的智慧；既滋养万物，又不滞于物；在无尽的流逝中，完成自己独一无二的、生命的雕刻。

落日熔金。

我俯身，掬一捧水，饮下整条河流的年轮。喉间有古海的咸涩，有冰雪的凛冽，有稻花的清甜。

有屈原行吟的孤高，有刘禹锡陋室的清响，有贺龙出征前回望的炊烟。

有三亿八千万年的沉默，和接下来三亿八千万年的歌吟。

这是我的澧水。

也是你的。

澧水，澧水——

当我们念出这两声呼唤，我们已在时间的岩层上，刻下了属于自己的，最细微也最永恒的年轮。

# 舌尖上的丝路史诗

□ 江舟

两千多年前，当张骞持节西行，踏出一条横贯流沙、连接远方的道路时，他或许未曾想到，自己凿通的不仅是一条政治与商贸的“丝绸之路”，更是一条鲜活生动的“饮食之路”。自此，汉家长安与西域诸国之间，驼铃悠悠，使者商旅络绎于途。史载“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”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，除了珍禽异兽、奇珍皮毛驻博望苑，更有无数陌生而新奇的种子与食法，悄然落入中土，从此生根发芽，彻底丰富了华夏民族的餐桌与味蕾。

西域风物，最先叩开中原大门的，是那紫玉般的葡萄与绿茵茵的苜蓿。《史记》描绘大宛景象：“田稻麦，有蒲陶酒……马嗜苜蓿。”汉使取回种子，天子下令，“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、苜蓿极望”。一望无际的藤蔓与牧草，不仅是天马的美食，更是一个时代开阔胸怀的象征。紧随其后的，是一连串冠以“胡”字、“西”字或带异域色彩的名物：张骞带回的安石榴(石榴)、胡桃(核桃)，使者们携来的胡麻(芝麻)、胡瓜(黄瓜)、胡豆(豌豆、蚕豆)、胡蒜(大蒜)、胡葱(大葱)，还有后来的菠菜、胡萝卜、芫荽(香菜)、茼蒿、扁豆、西瓜、甜瓜……这些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蔬果香料，在当年皆是令人惊异的“殊方异物”。它们的涌入，不仅增添了菜肴的品类，那浓香的蒜、辛烈的葱、芬芳的芫荽与芝麻，更悄然改变了烹饪的格局，让滋味的层次与调和的艺术为之一新。

饮食的交流，远不止于原料。西域的烹食之法，也随风东来，融入了汉家烟火。“胡饼”便是显例，其名直接昭示来源，实为炉中烤制、敷有芝麻的馅饼，大抵是今日烧饼的雏形，因其香脆可口，迅速风行。更有豪迈的“貊炙”，似是整只炙烤的兽



雪乡 汤青摄

# 到牛皮酒家吃鱼记

□ 卓锐

今天我们一行五人参观完沪慈高速东岳观客户服务站后，又驾车直驶岩泊渡簰子头，到“牛皮酒家”吃久违了的河桂鱼火锅。

我们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酒店门口，一进酒店客厅，那双梅老人就应声而道：“吃几斤河桂鱼？”一句话刚落，20世纪90年代的画面突然涌来：那时我在张家界工作，往返长沙必经岩泊渡，这酒家是沿途最热闹的歌脚地，每次车刚停稳，就能听见屋里满是谈笑声。如今长张高速通了，宾客少了些，但方桌还是那些方桌，板凳还是那些板凳，连墙上挂着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《金土地》栏目报道《江南渔姑》的旧照片，都还安安稳稳地在原来的位置，泛着淡淡时光印记。

不多时，一锅河桂鱼端上桌。奶白的鱼汤在小火上轻轻咕嘟，冒着细密的热气，刚从澧水河里捞上来的桂鱼，连带着水的清润都融进了汤里。夹一筷鱼肉，细嫩得几乎不用嚼，鲜美的滋味顺着舌尖往心里流，没有花哨的调料，全靠刘家祖传的“河水煮河鱼”手艺，把河鲜本身的甜发挥到了极致。这味道，和二十多年前分毫不差，是刘家世代渔民守着的匠心，也是无数路人记挂的“当地一绝”。

吃鱼时，和那双梅老人聊起她的故事。老人原来是慈利县七相坪人，20世纪50年代末嫁入岩泊渡刘家。刘家本是桑植县人，当年老人的公公为躲抓壮丁，带着家人迁到了这里。夫妻俩守着一汪澧水，凭着一手煮鱼的好手艺开起酒家，又凭着“童叟无欺”的实在，让“牛皮酒家”的名声顺着澧水传开，成了湘鄂川黔官道上的招牌。那时往来的客商、路人，都要特意绕到这里吃一锅鱼，连带着岩泊渡的集市都热闹了几分。如今老人已经88岁，虽不常到店里打转，却早把手艺和“实在”的规矩教给了儿女，连在张家界市区开店的小女儿刘三妹，也把这口鲜带到了城里。刘三妹年轻时长得很漂亮，当年也是酒家里的一道亮点，不少客人都是冲着“吃鱼看渔家姑娘”来的。

用餐过半，我起身走到窗边。凭栏远眺，澧水悠悠向东流，风里裹着隐约的涛声，仿佛还在叙述当年宾客如云的盛况。当年有句流行语“山城吃鱼何处去，路人遥指岩泊渡”，从前这里是旅途的必经之地，如今倒成了寻味怀旧的好去处。卸下满身疲惫，就着一锅鲜鱼，看澧水映着晚霞，听风里藏着的渔歌，忽然明白：有些味道从不会被时光冲淡，就像这牛皮酒家，守着澧水，守着手艺，也守着无数人心里一段温温热热的记忆。

# 中国的年味

□ 刘涛

中国的年味  
源远流长

中国的年味  
回味而悠长  
中国的年味  
是吃不完的小麻糖  
是嚼不完的炸丸子  
是品不尽的鸡鸭鱼肉  
是尝不尽的饺子汤圆

中国的年味  
是红亮亮的驴肉  
是香喷喷的熏肉  
是酸溜溜的香醋  
是热腾腾的炒面

中国的年味  
是八达岭的索道  
是瘦西湖的断桥  
是九寨沟的戏雪  
是武当山的猴拜

中国的年味  
是走亲访友的亲情  
是推杯换盏的友情  
是即将下锅的饺子  
是已经悬挂的灯笼

中国的年味  
是红红火火过大年的喜庆  
是热热闹闹赶大集的高兴

中国的年味  
弥漫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乡愁中  
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回忆里